

渭南文集卷第一

山陰陸

浙務觀

綫裝書局

表

天申節賀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運啓千齡之盛天子有父
尊之至心均萬寓之驩敢即昌期虔申壽祝

任繼愈署簽



宋集珍本叢刊

第九十三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系列

宋集珍本叢刊

第九十三冊

任繼愈署簽



綏裝書局

中國·北京二〇〇四年

第九十三冊目錄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續) 呂祖謙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宋慶元刻本

佚名編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一百十八

書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真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曰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十八

一

宋集珍
本叢刊

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京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

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徒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十八

二

宋集珍
本叢刊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蘇軾

軾得從宦於西嘗以爲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歆而柱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實元以前秦人之富彊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爲公候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吳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吳賊之

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辨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首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困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比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甃盎釜餽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

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者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爲王民自甃盎釜餽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能滿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彊惡者願入焉撻廢賊獎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公而六百分

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也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爲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夫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繕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也就使爲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爲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爲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

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况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爲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水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間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莽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

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卽位改元之歲將首行五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蘇軾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十八

五 宋集珍
本叢刊

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効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敦建言乞權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敦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權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

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況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權剽之姦常甲於它路一旦權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權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旣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十八

六 宋集珍
本叢刊

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旣折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象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迫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

寇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朞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况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日食無鹽者今將權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課之不虧踈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資修築放廩之外矣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况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

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持父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旣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責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蚕衣被天下蚕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旣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

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也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于濟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

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云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瀾然使破甑獎帝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疆顏恐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

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中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半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聖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患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十八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軾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閑暇一為讀之就使無足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為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以饑饉恐其愛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之上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為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恍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遂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借此事粗有益

於世既不復施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為國自重

與章子厚書

蘇軾

春初得書尋通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煩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閭閻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十八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究間欲使人捕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桂果雖小人而篤於兄弟欲為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諭使自効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為奏乞放免其弟業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業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業必有以自効今已去奈何軾語業但盡力不可以自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遣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為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業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等如業言不繆軾

方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力者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英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訊治得實行法又矣蒙恩授殿直因錄其告捕始末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冀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也雖復念愚夫小子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勢勇如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十八

十一

宋集珍
本叢刊

驅使令捕賊卽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欲艷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棐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棐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効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己可不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

積三十六治器械所產而兵衛微窳不幸有猾賊千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治每戶黥集治夫數十人持劫搶及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桂棐事輒復及之秋冷伏冀爲國自重

與李方叔書

蘇軾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口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十八

十二

宋集珍
本叢刊

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久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久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之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財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

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舉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傳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乃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顧足下此等也軾於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十八

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

開豪俊交遊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十八

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備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雖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

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
文且學為政太尉荷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己未年月初十日校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十八

十五

宋集珍
本叢刊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一百十九

書

代韓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王令

相別闕久時得南方人道譽盛德甚相爲慰快又聞
得子厚文皆雄辯彊據源淵衍長世之名文者多矣
未見加子厚古者也其間亦大有務辯而理屈趨文
而皆實者然古之立言者未必皆不然亦說詩者不
以文害辭之一端也愈皆置之近有傳送浩初序者
讀而駭之不知真子厚作否也雖然子厚素有之宜
真子厚作然反覆讀之益駭而疑恐他人作然也不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十九

宋集珍
本叢刊

然子厚何見禍太甚邪來序稱浮屠誠不可斥者往
往與易論語合其性情真然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
復生不得而斥也子厚亦不思哉夫易自乾坤以及
未濟皆人道之始終賢聖君子之出處事業至於次
第配類莫不倫理故孔子原聖人作卦之因是也其
中則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
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
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
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主器莫若
長子故受之以震其下則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

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而皆不若浮圖棄絕君臣
拂滅父子斷除夫婦之說論語二十篇大率不過弟
子問仁問政問忠之類爾于鬼神與死之類則皆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又非若浮屠氏
夸誕牽合於以塗瞽天下而云也不識子厚謂與易
論語合者何哉借如其中萬一偶禍吾聖人之言則
君子者遂不思其患而好學邪是猶救桀跖之誅以
耳聞而目見有類夫堯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
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况又去夫婦父子而
無萬一於周公之美者且子厚謂愈所好者迹也而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十九

宋集珍
本叢刊

不知其石中有玉不知子厚之學果中與迹異邪夫
然子厚心仁義而手授劍以逐父兄謂其爲迹則亦
可邪子厚亦患愈斥浮圖以夷反爲之說曰將反盜
跖惡來而賤季札由余也嗚呼子厚亦不思哉昔者
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者則夷之若杞侯稱子是
也若愈不得斥浮圖以夷則孔子不得斥杞子以迹
而不思其中也聖如孔子者其取舍猶不免子厚之
過邪又不知子厚謂季札由余者皆若浮圖之拂君
臣父子邪不然則不也愈嘗探佛之說以擬議前世
盛德者而皆無一得也若堯舜孔子者皆佛之甚有

罪者也。以智者觀之，不知堯舜孔子果當然邪？佛實也。自孔子死千數百歲，獨孟子卓然獨立，今讀其書，則教人興利驅除龍蛇，殺牛牲犬豕以養老祭祀，爾其大不與佛合者，則若君子親親而仁民，民而愛物，以堯舜之智，不徧愛物，急先務也。以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以是言之，是孟子又異佛之而得罪也甚矣。且不知子厚之讀堯舜孔孟之書也，將讀而盡信之邪？抑徒取其一二而棄其十百也不則孔佛不相爲容亦已較然。何獨子厚

能容之也。愈嘗觀士之不蹈道者，一失於君則轉而之山林，群麋鹿終死而不悔。乃至有負石而自沉者，以君子觀之，是皆薄於中而急於外者矣。惜乎何至是哉！今子厚雖不幸擯棄於朝，乃至不能寬存，以至於陷夷狄而不悔也。薄於中而急於外，在盛德者雖不當然。然智者觀之，不得無過也。以求其不愛官不能爭樂山水而嘗安閑者，則浩初之心尚可安於麋鹿也。必溺於虛高之言而遺於人倫之大端，其比於負石而沉河者，孰得哉！愈嘗笑今人之謂有智者爲毀釋氏，釋氏非毀之也，譬之器然，舊嘗完而暴鑠

之謂爲毀也可矣。其從來不爲器者是自然爾，豈人毀之邪？此皆不知道者之言也。自釋氏之說入中國，流千數百年，其徒樹其說而枝葉者衆矣。烏知其有不取此以假彼者邪？况又玩其說者，常名儒也。孟子謂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豈無盡意邪？正謂是也使佛之禍福可求，其言可信，其教等於堯舜孔子而或上之則君子者，先衆民而學具行之矣。伐彼善而固爲我異，愈肯自爲之邪？雖然子厚猶謂愈爲之也。子曰：道不遠人，爲釋氏者竟不遠人耶？謂爲聖人不得斥者，果信然哉！石中之玉信何如也。

上邵不疑書

王令

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窮南之珠，極西之玉，山海之犀象，蜀里之錦，楚南荆北之材，天下之珠也。然皆水斷陸絕，去其人嘗千萬有餘里。然一日欲之，則無不如意。而至前何其甚易，如出於左右。然哉！能不愛珍幣重寶，以易之，則其得如取耳。故曰：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唯其不可得者，士也。士則有窮而無求，不可以貨取也。賤而不屈，不可以勢動也。行義以達，死不可以力脅也。世雖有富貴，假有求而欲得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其人亦在耶？世之藏珠玉象犀而衣

錦以居荆楚之材者多矣富貴者皆是也而素完之人信篤之士不幸而世不欲之假有欲之而可從者誰也斯語不敢講於人久矣嘗聞閣下其所好惡爲與不爲殆有異於世富貴者而今雖不肖切有意於古之士願學之而昔者有一日之幸而閣下以令有姊以貧而不嫁過時將金帶而貧之時適無可親者則止矣世之人靡靡方以竊祿從事而閣下乃獨恤人之孤世之方思得其所無而閣下乃散其所有以某之甚賤才謀不足以裨左右之長譽諒不足以取當世之重不識閣下是誠何求哉信亦與長世之異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一十九

五

宋集珍
本叢刊

也故令且將終其所賜以實閣下之德焉夫高郵小地是以勢不能分高以借人力不能舉重以與士也亦明矣而一時之人勢力出閣下者猶衆然不之彼而之此去有餘而就不足以求之良以閣下之所好惡而爲與不爲者與世之富貴者異也異日閣下嘗有以賜之而令辭不從今則謁之而閣下之所得士自信如此難有也

與趙大觀書

張載

載啓不造誨席逾年仰懷溫諭三反朝夕仲冬漸寒恭惟使職公餘寢興百順辱書惠顧欽佩加卹兼聆

被旨遶幹行李勤止載抱愚守迷未厭山僻修愚免過弗能固無暇撰述空自言幕鄙謬竊膏病孔孟既沒諸儒器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迫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文其獎默養吾誠所患日久不足而未果它爲也辱問及之不識明賢謂之然否更賜提耳幸甚未由前拜恭惟尊所聞力所逮叔愛自厚以需大者之來不勝切切

與呂微仲書

張載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一十九

六
宋集珍
本叢刊

厭苦求免可謂知平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捨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回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命有義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道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規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

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諛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爲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

更冀開論傾俟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程頤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十九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熱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天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口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一作物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十九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更事怒怒未能精慮當否侍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

答人示奏草書

程頤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願欲

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兵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遼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覲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程頤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一十九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未宜兄之見貴也使吾日間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願於朋友問其問不切者未嘗輒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

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關焉如彼來相陶治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已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亦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其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願何敢以此奉責又言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一十九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于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之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遁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

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始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一下有多注思釋四字故言無次序改勿訝五字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情示下足以代面話

謝人求哀辭書

林希

希白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昔孔子猶曰吾惡夫涕之無從而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爲之辭其將何之葬爲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爲之辭其將何情以稱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爲者何足以辱命

上林秀州書

陳師道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十九

十一

宋集珍本叢刊

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贊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贊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儼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盟婚主於迎賓主於贊故曰贊以効其情誠發于心而論于身達於容色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

卷一百十九

十二

宋集珍本叢刊

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贊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蓋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况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

與秦少游書

陳師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賁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